

共产党课重税 苦了百姓肥了财团

随着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相继解体，世界逐渐淡忘共产党所造成的危害，但其实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并未消逝，除了存在于中共、朝鲜等国家外，仍持续变幻诸多面貌渗透进入自由社会中。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惠林感叹，“现在全球各国几乎已分不清，哪些经济制度里有共产主义的影子，也不知其对社会与百姓的伤害，因为所有人都被这样教育着。”

由美国爱达荷州前众议员鲍尔斯（Curtis Bowers）所制作的影片《蚕食美国：碾碎美国的图谋》及续集《蚕食美国 2：欺诈大师》，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渗透全球最不为人知的方式。影片也同时揭露了目前为世人熟知，高福利、高税收的经济制度及通货膨胀的现象，其实皆流着共产主义的血液。共产主义正是利用着“分级收入所得税”、“通货膨胀”步步蚕食自由世界国家。

通货膨胀的真相 钱进财阀口袋

“我常在思考缴税的意义是什么？”吴惠林说，税就好比是一种服务费，政府提供服



▲有学者认为，税收应是政府提供服务后，由人民主动付出费用，但政府反过来强制征税，甚至课重税，是否也是强夺人民财产的一种方式？（Getty Images）

务后，由人民主动付出费用，但现在的各国政府，几乎皆反过来强制要求人民缴税，而且不乏有施以重税的情况，人民则无法知道这些税金的实际应用方式，这让长期研究经济学领域的吴惠林相当困惑，“这是否也是强夺人民财产的一种方式？”

另外，自由世界国家还会利用通胀的现象，达到财富重新分配给少数人的目的，吴惠林说，现代政府靠着货币宽松政策



▲许多国家多采高福利、高课税，在种种福利制度下，育婴托儿相关措施甚为完备。（Fotolia）

（QE），即能够光明正大的印制钞票，或是变换名目发行债券、以低利率借钱给特定企业等，进而产生通胀让物价上涨，多数人的资产等同被剥夺，而大量资金转流向特定财阀，“这美其名是财富重新分配，实际上是资源遭到扭曲、遭到搜刮。”

吴惠林感叹受到共产主义的不良影响，当代经济学与贸易行为已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。他说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·斯密

中共建人声数据库 人权组织吁停

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发表媒体公开信中，指中共当局正与科技公司合作采集公民“声纹”样本以建立全国声纹数据库，普通民众的声纹也被采集。人权观察表示，采集和使用应仅限于涉案人员，而不应该包括没有涉案的广泛人口。

据人权观察网 10 月 22 日报导，人权观察 10 月 12 日在纽约表示，中共当局正与安徽科大讯飞公司（iFLYTEK）合作，开发一种试验性监控系统，自动识别目标人声。人权观察已于 2017 年 8 月 2 日致函科大讯飞公司，查询该公司与公安部的商业合作关系等，但迄今未获回复。

人权观察发现，中共公安部于 2012 年开始建设全国声纹数据库，安徽省为试点省分之一。2014 年，安徽省各地公安局陆续

添购声纹采集终端设备；2016 年，居住着 1,100 万维吾尔族人的新疆开始大量采购声纹采集设施。

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德森（Sophie Richardson）表示，中共一直在采集民众的声纹特征，但整个计划缺乏透明性，也没有法律来规范采集目标以及相关信息的用途。这样的数据太容易被当局滥用。报导援引官方文件称，公安机关采集声纹时，将同时收集指纹、掌纹、人像、尿液和 DNA 样本，这些数据被外界认为将应用在反恐和“维稳”，打压异见人士。

理查德森认为，中共当局的监控工具推陈出新，隐私权却远远滞后。当局应立即停止采集高度敏感的生物特征数据，直到建立明确可靠的法律保障机制。◇



▲ 2017 年 11 月 1 日，因“十九大”被非法关押的上海访民中的首批获释者，再到信访接待处继续维权。（访民提供）

中共全面刷脸 学者：电子极权主义兴起



▲“天网”智能人脸识别系统早已在中国大陆几个主要城市上路，透过遍布的监视器，捕捉路人的脸部信息以监控公众行为。

苹果（Apple）iPhone X 新机全球开卖，最大的亮点就是其内建 Face ID 人脸识别系统，预计将带动“刷脸时代”。不过，中国大陆在中共十九大之前，“天网”智能人脸识别系统就已先在几个主要城市上路，将透过遍布的监视器，捕捉路人的脸部信息以监控公众行为。学者断言，这将是“电子化极权主义”的兴起。

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日前举办“失去方向的中国”讲座，邀请法国塞吉－蓬图瓦兹大学教授张伦主讲，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斯俭、中山大学政治所副教授陈至洁与谈。

陈至洁在会中提到，中共主张 2020 年要完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全覆盖，目前在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已开始上路，中共实际是想实现“数字列宁主义”，想要以超现代的技术，完成前现代的政治工程，希望在人民有反政府思想跟动作出现之前，就先予以逮捕。

他说明，中共从电子商务的交易行为，去判断民众的意识形态，是凡亲政府或反政府的言论，政府藉由大量资金，链接数据库，从商业行为去预判人民的政治态度，一旦发现“反政府思维浓度”过了临界点，警察就会去拜访。“微信的使用者，在你打字

的头几个字，算法就已经开始计算，只要意思跟敏感字符非常贴近时，网管就做实时删帖”。

徐斯俭则表示，中共不仅微博群组都要实名制，更出现脸部辨识等生物系统，这是新的电子极权主义的产生。但这种社会模式是否能持续，他持怀疑的态度，因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产权应更加明晰，经济运作才有效率，为了保证产权明晰的长期化，需要稳定的法律制度，该制度须超出政权更替才能稳定。

或被操纵或向自由 今天即是关键时刻

张伦则指出，中共严控信息是大问题，但其实每一次现代文明发展时，都会伴随一个极权主义的兴起，当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出现苏维埃政权，不断伴随这种博弈，所以 90 年代许多人说网络是上帝带给中国的礼物，中国人从此要自由。

但他认为，网络绝对可以被自由奋斗者使用，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权力操纵的工具，这是人类生活最深刻的悖论之一，而中共也以这种方式给人类带来挑战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今天比起任何时刻，争取民主、自由、透明更为至关重要。◇

十九大被抓沪民获释 千人信访处续维权

上海因“十九大”被抓拘禁、软禁、关黑监狱的访民，11 月 1 日部分获释，适逢周三的信访接待日，1 日上午有上千名访民来到上海市信访接待处继续维权。

上海访民颜秀兰告诉《大纪元》记者，“今天去市信访接待处的访民大约有上千人，还有很多没有回来，每星期三是市信访办领导接待日，所以全市访民就把这一日作为信访还有交流、联络的日子。”

她说，“还有很多被非法关押的访民还没放出来，听说下午会再放一些人出来。因为今天是星期三，他们怕放出来大家又都涌向信访接待处来，所以很多访民又因为这样被多关了一天。”

访民郑美翠、高复兴等少数几人早上被放出来了。吴瑞霞 10 月 17 日在北京被押送回上海后一直被关押在崇明长兴岛的

黑监狱里，还未获释。韩素芳 9 月 29 日被当地警方绑架后下落不明。

访民们餐叙抱团取暖

上海世博会动迁制造了太多的访民，他们几乎没有没被关押过的，因此特别能体会被关在牢里的人最担心的是没人关心。颜秀兰说：“所以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会特别去关心坐牢的人，他们出来了就给他们接风洗尘，大家互相关心，相互照应。因为他们现在是权力大、武力大，我们也只能抱团取暖。”

颜兰英表示，他们有好多人在上海上访，最后都住进医院，病的病，死的死，真的很惨，“所以我们就是保持一种好的心态。我们颜家有六姊妹，现在五个姊妹在坐牢，其中两个姊妹被判刑，说起来辛酸啊！”◇

陆维权律师 控中共非人道关押

曾遭到中共当局关押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谢燕益，8 月时接受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专访，他谈到遭到关押的过程、身心所受到的折磨，以及出狱后接连受到的威胁。

据 BBC 在 10 月 28 日的报导，谢燕益遭到关押期间，曾连续 15 天被迫蹲在矮凳子上长达 16 小时，以及经历在不给予进食的情况下，遭受长达数十小时的讯问和殴打。出狱后，他更被威胁，不得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，而在中共第 19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也遭到当局多次“关照”。

律师李昱函被刑拘 疑遭当局报复

据维权网信息中心 10 月 31 日报导，“709 案”王宇的代理律师李昱函已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事拘留。目前经家属确认被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。外界关注这可能是她代理“709 案”招致当局报复。

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，11 月 1 日，李昱函的弟弟李文生给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刑事大队打电话，一名刘姓警官告知李昱

函被刑拘，罪名是“寻衅滋事”。并称李昱函在看守所写了授权委托书交他保管。“709 案”的家属王峭岭表示，他们给刘姓警官打电话，但是都没有打通，手机是关机了，人也不在办公室，没有拿到委托书。下午，他们又去第一看守所给李昱函存钱，遭到拒绝。

李昱函的儿子马闻庭表示，近年来母亲持续举报和控诉沈阳和平分局司法不作为，该局一直找机会报复。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嘉伟亦表示担忧，李昱函因参与代理“709 案”遭秋后算账。潘嘉伟呼吁中国政府要停止对维权律师的打压，尽快释放李律师。

2015 年 7 月，公安当局无预警的逮捕上百位中国的律师、民间维权人士、上访民众及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亲属，被称为中国 709 大抓捕事件。目前有超过 300 名律师、律师助理及维权活动人士被传唤、讯问，20 多人被正式立案调查、甚至以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等罪名起诉。◇